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雙城記 何冀平

人類在，戲劇就在

今天是世界戲劇日，每年今日全世界的舞台、劇院，都會以各種方式紀念這個在一九六二年訂立的日子。如果沒有新冠肺炎病毒橫行，我應該在北京和廣東兩地的舞台上。在北京演出是經常的，東莞邀請《天下第一樓》演出有些費解。東莞是一個經貿發達的南方城市，印象中好像人人都在做生意，較少與戲劇結緣，上一次《天下第一樓》到廣東是深圳保利劇院開張，已經十幾年沒有再來過。原來，東莞市委一位新上任的青年領導來自北京，由北往南三千里，仍忘不了北京人藝，忘不了看過的《天下第一樓》，提出邀請希望北京人藝南下演出。北京人藝常年演出繁重，但痛快地答應下來。北京人藝要帶着經典劇目來廣東，廣州大劇院等馬上也提出邀請，三月的一連幾場演出很快確定，貼出海報開始售票，南方的朋友、學生、戲迷們興奮到不得了，可是，演出取消了。

全停了，全世界的劇院取消了所有演出。華美的倫敦、喧囂的紐約，劇院一家挨一家，每天每間每時都有演出，不但可以看到剛剛得獎的新戲，還能看到經年不斷的老戲。年復一年，吸引着全世界的人。看完日場，吃一份熱辣辣炸魚薯條，或者咬一個大漢堡，接着再進場看下一場。看完戲，食店都已打烊，回到酒店，泡一碗杯麵，不知多有滋味，那是攪和着起伏的劇情和興奮激動一起吃下去的。

戲劇，是人們精神生活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戲劇像萬花筒，融合了文學、美術、音樂、舞蹈，群星璀璨，色彩斑斕。從古至今，從中到外，戲劇的魅力從未衰減。現在重視教育，而最好最容易接受的教育就是戲劇。孩童、學生不但要看，還要演，從小培養起的藝術感覺，得益一生。我會走路就走進劇場，三歲上舞台，至今清清楚楚記得，演出的第一部戲是《張羽煮海》。張羽要娶龍王的女兒，龍王不准龍女嫁給凡人，張羽大怒，發誓要把大海煮乾。大海沸騰了，龍王的子孫熱得大叫，我是叫得最響的那個。童年的戲劇情結影響了一生。想來，東莞的那位領導也是大學裡的戲劇人吧。

多年來一直在呼籲，看戲要去劇場。在手機上看電影、電視雖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但得不到應有的享受和感覺。戲劇一旦正式登台，面對觀眾，就是一次性的，下一次演出，由於環境、氛圍及演員自身條件的變化不可能完全相同。作為觀眾，自身也是一種戲劇演出，台上與台下互動交流，你也在扮演着角色，和演員共同創造。這就是，戲劇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當下不能去劇場看戲只是暫時，但生活中的哀怨悲喜，天天都在上演，我們置身其中，像是一場百年不遇的大戲。

此山中 鄧達智

從銳軍到亞辰(一)

今天稿子選用的照片為2005年左右「風箏系列」，攝影：亞辰。

港人亞辰，中國內地尤其南方著名攝影師，2000年開始，合作無間，我們曾經是最佳拍檔。

1984年白天鵝賓館周年慶，舉辦過廣州以及內地首個華人設計師作品動態展示會，趕上改革開放列車，見證深圳移山填海變動，亦參與了當地時裝工業發展。上海首家擁有扶手電梯的百貨公司——華聯商廈，發售當時筆者設計、中國內地首個私營時裝品牌的系列。先任顧問於外貿山東抽紗公司、後外貿上海抽紗公司，更於1989年1月為山東於當年亞太地區首屈一指「香港時裝周」舉辦大型時裝發佈會之「工、農、兵系列」……一度，內地媒體告知：閣下參與中國時裝事業發展，為港人設計師在內地享有至高知名度。

感覺酥麻嗎？聽到如此恭維。

怎會？過眼煙雲。

原居倫敦的三姐，不幸於1993年夏至，因胃癌離世。這之後不斷飛到倫敦探望兩名年幼甥女及英裔姐夫，為此，常飛歐洲及家人定居的加拿大，原安排重新回到倫敦工作，在歐洲生活。

1997年香港回歸，內地與香港各範疇活動頻繁。慶回歸，1997年1月「香港時裝周」在下系列「九龍皇帝」曾泛起好些國內外漣漪。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廣州美術學院、北京服裝學院、上海東華大學等等講課，數之不盡各式發佈會、講座、比賽評委，帶動我走遍大江南北，足跡遍全國；遠至哈爾濱、烏魯木齊的時裝節皆存在過在下與設計作品的身影。

那年香港貿發局在番禺市橋外圍打造批發城（原意甚佳，可惜無功而退），一夥本地設計同業被邀北上出席。發佈會後，記者招待會情況熱烈，傳過來的名片如雪片飛來，除幾位之前已相熟（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小爽、區志航等等），餘者難認；深刻記得的一位頗具書卷氣、架眼鏡年輕記者，就因他問了一向至抗拒的問題：請寄閣下過去得獎名單……

人口大國排眾而出不容易，熱衷參與各式比賽務求出人頭地比比皆是，能成名，必獲獎無數。

除倫敦上課時學校要求，從未參加任何比賽，手上大堆獎牌獎盃獎狀面子遊戲而已……獎，絕非心頭熱衷。

兩個月後，廣州同業邀請到廣州美院參與交流大會，與會者包括早已認識的大款張肇達。再遇那位要求在下得獎名單的記者，當場再追：閣下訪問稿仍未刊登，只因未收到得獎名單……

■2005年左右系列：「風箏」。（攝影亞辰）作者供圖

正不知如何回答，瞄到他身上T-Shirt印有CCDC四個大字……即問：閣下跟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熟稔？

回答：啊，非常熟絡，尤其創辦人曹誠淵先生；原來是他們廣州分部「廣東實驗舞蹈團」的客座攝影師。

一段從衣服引發的對話，啟發了一段友誼，除了陳銳軍，還有他妻子、才女陳紅雲。

發式生活 余宜發

不要被疫情影響情緒

還記得個多月前，手機不斷傳來朋友轉發有關疫情的信息，當然大家也很緊張，究竟這個疫情會變成怎樣，太多未知之數，所以人便會慌亂起來。始終這是一個新冠肺炎病毒，暫時沒有藥物可以醫治，想到這一點，誰不怕呢？

無論是之前的香港，還是目前的世界各地，大家也在做同一樣事情，就是到超市搶購貨物，如：衛生紙、白米、樽裝水及藥物。雖然到目前為止，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要搶購衛生紙？現在可能有些人已經覺得後悔，面對家中這些東西不知道怎樣才用得完。這情況，不知不覺地在某程度上會影響人的情緒。無論你仍在不斷找尋這些用品也好，還是坐在家中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也好，當我們接觸到現今社會這種混亂的情況，都可能影響到我們的思想及情緒。就好像我其中一個朋友，有一天在社交網站寫了一篇感受。他說：「現在為什麼香港人這麼瘋狂，不理智地搶購很多用品，令到一些原本真的需要用這些產品的人，買不到這些東西，你們是瘋的嗎？」然後他更在我們的手機傳來批評這些亂搶購東西的人，而且語氣非常激動，看似也瘋了一樣。我立刻便叫他冷靜，因為這樣真的會影響自己的情緒。

其實我這個朋友沒有錯，當他看到市面上的情形，也漸漸地影響了他的情緒，所以他才跟朋友發洩一下。當然，如果只是想發洩並沒有問題，我們作為朋友的，是樂意聽他細訴。但恐怕有一些人，就是因為這種情況影響了自己的情緒也不知道，不自覺地患上情緒病，這個問題就變大了。

就好像近期，一些外國朋友也跟我訴說，看見一些知名的店舖，因為疫情關店了，他說：「看見現在這個社會狀況，覺得很傷心，不知所措，不知道會不會也影響到自己的生活。」我立刻留言給他，並說：「其實你看見現在的情況，跟香港之前也差不多，你要明白，當人們一起去搶購某些產品，就算貨源十分充足，也會被搶購一空。但現在香港，只要到超市看一看，就發現什麼東西都供應充足，從前大家搶購的東西，大致上已經全部可以很容易買得到，所以你不要慌張，我們就是一個例子。」

曾經看過一篇報道，作者說：「其實人一生之中，總會遇上一些世紀性的問題或事情出現。無論是超級的大地震也好，嚴重的瘟疫也好，或者經濟上的崩潰也好，始終人的一生這麼長久的生命，總會有機會遇上某種事情，如果我們自亂陣腳，就不懂得怎樣去面對這些困難。只要當我們遇上這些難關的時候，好好調整自己的心情，日子總會過去，不好的事情總會離開，光明的一天總會出現在我們身邊。」記着，不要因為這些事情而影響到自己的情緒，是不值得的。當然，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好好保護自己，適當地利用不同的殺菌方法來防病毒，才不容易被感染，祝福全世界的人身體健康。

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

王子與庶民同病

英國第一位王位繼承人查爾斯王子被證實染上新冠肺炎，令不少人覺得詫異，要知道生活在深宮的王子平時養尊處優，出門有無數保鑣，專車專人接送，居然也染上病毒，可想而知病毒無處不在。

前段日子很多歐美國家不提倡戴口罩，甚至在醫院的醫護人員也不戴，在今時今日看到歐洲患病和死亡人數直線上升，有老人院百分之九十的院友被證實患有新冠病毒肺炎，在體育館停放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屍體，工作人員沒有防護衣物被無辜感染，有一個國家有5,400名醫護人員染病，要去到什麼地步才會清醒呢？

最近一周，很多從歐洲回來的留學生或旅遊人士回到香港，哪怕政府是實行14天隔離令，但有些人並不嚴格執行，總是用僥倖的心理覺得新冠肺炎與己無關，即使戴着監察手帶也到處去，甚至私自剪去手帶還洋洋自得，我在中環就見到有人不戴口罩周圍走，要知道這個病毒之所以傳染性這麼強，就是因為有很多病人的病徵不明顯，而他是帶病毒者，可以無聲無息地將病毒傳染給其他人。如果你以為無不舒服就不會傳給人就是大錯特錯。因為很多人有輕微不舒服不當自己有病，採取觀望態度，又怕被人隔離，所以都不會第一時間去看醫生，在這時候已經具備傳染性了。

對於傳染病的態度不同的政客有不同的演繹，疫症當前保持透明度是何其重要，日本的衛生官員對「鑽石公主號」的處理方法，那麼多的教會信眾聚集，美國和歐洲的病人數目急升，某程度上就是因為沒有採取適當的防範措施所致。

目前很多公立醫院隔離病房都住滿了人，醫護人員疲於奔命，無論是在香港、內地、美加、歐洲的朋友請切記切記一定要正視和做好預防措施，現在還不是鬆懈的時候。在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王子還是平民，不管你是住山頂還是住屋邨，只有做好防禦，哪怕是很簡單的洗手、戴口罩，沒有事盡量少出街等人人都能做到的，每人做多少少，對你自己、對你的家人和社會都是有益的。

■查爾斯也確診患上新冠肺炎。 法新社

百家廊 范舉

意大利的生活習慣導致疫病死亡率高

截至3月26日，意大利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達到7,503人，累計確診病例超過74,386宗，疫情非常嚴峻的意大利的死亡病例已經超越中國了。

據了解，造成死亡率高於全球的因素是意大利人口老齡化程度較高。截至2019年1月，意大利總人口約為6,039萬人，65歲以上人口為1,380萬，佔總人口的22.8%。世界銀行2018年數據顯示，意大利是全球老齡化程度排名第二的國家，僅次於日本。意大利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平均年齡為80歲。這充分說明，意大利人善於生活、享受生活，心境十分開朗，懂得養生，所以很多居民都能夠活到80歲以上。用廣東話來說，他們懂得「少做工夫，多歎世界」。

他們年輕的時候，很注重休息，每日的中午，全國都要午睡，起碼有3個小時政府部門和商店不營業。到了晚上，一般是8點開始吃晚飯，大家喝葡萄酒，邊吃邊談，一頓晚飯可以吃到晚上12點，長達4個小時。到了最後，他們還飲幫助消化的酒Digestivi，保證了腸胃的健康，防止高膽固醇和心血管病。歐洲國家流行不斷進行罷工，爭取工人權益，如同家常便飯，意大利的工業罷工站在歐洲的前列，爭取假期，爭取少做工夫。

大約下午5點，意大利人開始吃下午茶，他們叫Aperitivo，主要是和好朋友進行社交活動，不僅僅飲一點開胃酒，現在已經演變成吃下午茶了，主要是吃甜的點心。到了晚上8點，所有的店舖都會關門，包括便利店、超級市場不再營業，街道路人疏落。

原來意大利人最重視家庭的聚餐，喜歡開家庭的派對。這時候家庭的派對就開始了。意大利人的家庭觀念和中國人一樣強烈，老人家和子女基本住在同一條街道，行走3、4分鐘就可以到達。

家庭派對更加的溫馨，每周舉行一次到兩次，一邊喝葡萄酒，一邊閒聊吹水。意大利人喜歡說話，一打開話匣子，就滔滔不絕，上至天文地理，下到家庭瑣事、娛樂八卦新聞，都可以成為主題，4個小時往往談不完。噴口水太多了，如果一個家庭發生感染事件，80歲的老人家，一定會中招。這正是意大利的新冠肺炎急劇擴散開來的原因。

意大利人，廚房雪櫃裡的食品相當豐富，不論男女都善於烹飪技藝，從來沒有人購買外賣的晚餐食品。在意大利吃飯的時候，每一道菜都是分開的，不會一塊裝在一個盤子裡的。在意大利吃飯，通常分為Antipasto頭盤（火腿、海鮮沙律等等），Primo一道（麵食或燴飯），Secondo二道肉菜，然後是Dolci甜點。一般有五道菜。當地人不會用Spaghetti搭配肉丸子（Polpette），但是會用其它各種醬來搭配Spaghetti，其中有一種醬叫作Ragu，西紅柿肉醬。意大利麵條一定要煮得筋道，不能煮得太軟太腍。晚餐會有意大利雲吞或者羅馬風味披薩（Pizza）。

意大利人很講究衛生，害怕感冒，高級的餐廳絕對不能有空氣對流，不能漏風，如果餐廳出現漏風，顧客會大量減少。意大利人對天氣冷熱變化非常敏感。意大利的女孩從小就受到了教育，不可以濕着頭髮走在大街上，因為這樣容易感冒。孩子們還受到警告：如果跟着大人去海邊的話，在飯後的2-3小時內是不可以游泳的，因為這樣有危險。

意大利人善於交際喜歡談天，努力建立社交關係，並很重視友誼。在意大利做生意，一旦取得他們信任，生意就會持續不斷，且愈做愈大。如果能和意大利人建立深厚的友情，就具備了擴大生意的穩固基礎。意大利人對朋友相當熱情，見面時親吻臉頰，先右邊，再吻左臉頰。他們更加抗拒戴上口罩，由於他們有這樣密切的人際間接觸，所以新冠肺炎可以暢通無阻地在意大利擴散開來。

中國的封城及小區隔離和意大利式封城是完全不同的。因為意大利人喜歡外出，而且喜歡穿得非常漂亮，展示其高雅的風格，特別是意大利的婦女，將之視為展現個人魅力的重要機會。她們絕對不會好像港人那樣，到樓下的超級市場和便利店購物，以「街坊裝」出現，穿上了拖鞋。因為這會影響她們的形象。

她們更加喜歡出外購物、逛商場，上到咖啡館與朋友聊天。所以米蘭附近封城的時候，公共汽車繼續行駛，雖然宣佈封城，但意式封城和中國式封城大不相同。意大利政府只是命令所有的學校停課，公共場所關閉，體育賽事可以舉行，只是不能有觀眾。但意式封城並不禁止人員上街、購物、家人朋友聚會開Party，餐廳和酒吧、咖啡館都是照常營業的。意大利人不喜歡戴口罩，疫症的時期和平時一樣。這令到中國專家組大為吃驚，指出這種做法，並不是中國的封城的模式，所以，疫病每日都在增加。意大利當局弄清楚了原因，立即仿照中國的辦法，限令餐廳和酒吧、咖啡館不可堂食，只可以外賣由顧客帶走。

意大利是一個喜歡文化藝術活動的民族。幾乎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都懂得唱一段歌劇，或者演奏一樣樂器。結果，疫症期他們湧出了露台，高唱意大利民歌或者歌劇，變成了小型合唱團的表演。

作業簿 林作

玩弄收藏品為樂

現在大部分人在家時間都多了很多。那麼你們都把時間花在了什麼事情上呢？看新聞？看太多了，只會心煩吧？每天不同地區的新冠肺炎數字上升，作為市民，應該要知道的，但愈看愈苦悶吧？

最近電視的收視據說也增長了。難怪，都在家中多，難免會開着電視。上網的流量比平時也肯定多了。但只要有時間就會習慣性做些東西，做多了，也好像沒有原本以為那麼有趣，甚至開始膩。可能覺得難得有多點時間在家，但從來沒有覺得時間如此奢侈過的你，反而不知道有什麼好做。

我從小有個收集東西的習慣。不是父母鼓勵的，是我由於長年見不到人，無聊得都以物品為伴，賦予他們生命。於是，我剛開始的時候，是收集模型汽車。任何大小牌子的，只要做得夠精緻，我就買。必須是按照真實汽車比例的，例如1:88的仿真模型。要做得好，基本上都是歐洲或日本出品。記得那個時候整天嚷着去寶馬和奔馳的維修廠，那裡的陳列館有賣他們牌子的模型，價格不菲。

到了小學，就開始收集高達模型。這不只是買的問題，還要自己去安裝。於是，我每天在自己房間裡花時間把不同的小零件整合起來，然後把頗為自豪的作品陳列在櫃子裡。我也開始收集郵票，把不同地方的舊款郵票通過不同方式購入，滿滿地排在自己的郵票集裡面。這都是小時候就培養起的收藏習慣。基本上，我就以業餘收藏家為興趣。

到了今時今日，我的收藏興趣，是西裝。我明白有很多事業成功人士收藏的是名貴手錶，我沒有興趣。我只喜歡西裝，而且是實用的，我真的平日都會穿，而不是像禮服一樣放在一旁看的。近日，其實都沒有什麼機會穿。教書的時候，我每天晚上都穿。但現在，連出門都少。

在家中，做完自己每天手頭上的工作後，我就喜歡靜靜地一個人在家，看看自己的收藏品。我目前買了60套西裝，現在賣出20套，還有40套，不同的價格、牌子、訂做或現成，全部是我精心挑選的。我不是在炫耀，是在提醒大家，有自己嗜好的重要性。每次花個半小時，看着、摸着、穿着它們，我都有一種減壓感、一種脫離現實的感覺。在閱讀裡面同樣能獲得，甚至更爽，但我明白許多人就是不用腦袋。收藏是花費金錢的，我也不是叫每個人都成為收藏家，但我認為如果你沒有一個能讓你放鬆自我的生活嗜好，很難獲得精神飽滿。

所以當我的朋友取笑我買這麼多西裝時，我反問：你有什麼嗜好？

演藝蝶影 小蝶

難忘在天叔家中的一個下午

雖然明知天叔梁天患了腦退化症已多年，聽到他離世的消息時，依然有點黯然。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是在King Sir（鍾景輝）去年三月的壽宴上，他很早便被送到宴會廳，靜靜地坐着。我上前向他問好，他說自己吃喝還可以，但是已經不能清楚地再多說其他的話了。

我很記得我與天叔首次見面的情景。那年，我在撰寫《戲劇大師鍾景輝的戲劇藝術之電視篇》一書，King Sir介紹天叔與我認識，讓我知道這兩位戲劇前輩相知相交的故事。天叔是一位著名的電視製作人、演員、培訓導師，亦是出色的舞台演員、播音員。私底下，他是一位十分隨和健談的前輩。他告訴我他在一九六八年時當澳門綠邨電台的兼職播音員，亦在香港青年會劇藝社演舞台劇。他的劇友介紹他到無綫與King Sir見面，King Sir喜見眼前的應徵人聲色藝俱佳，立即聘請天叔在他製作的全港首齣長篇電視劇《夢斷情天》中演出，自此開展了他的職業演藝事業，更成為無綫電視劇第一代小生之一。

天叔在電視台的演出機會甚多，經常都是飾演男主角或重要角色，由他自薦演出的《秋海棠》更是膾炙人口。還有，他在《清宮怨》和《清宮殘夢》中飾演李蓮英一角，他的一聲「老佛爺起駕」更加喊得全港街知巷聞，風頭一時無兩。之後，他更當起編導，全港首齣擁有粵語創作主題曲的電視劇集《煙雨濛濛》正是天叔的首部編導作品。

為了要令那篇專訪圖文並茂，天叔邀請我到他的家中挑選照片。他給我看他的不同劇照和工作照，特別向我描述他當年以李蓮英造型出席《清宮殘夢》攝影比賽時被參賽者團團圍着，無法移步的情景。他沒有誇大其詞，他放在相框內的照片正是他受到觀眾熱烈歡迎的印證。

我另一次登門造訪天叔是因為我要為我撰寫的《重踏香港業餘話劇社昔日足迹》一書而訪問他，因為他是香港業餘話劇社中後期的主要演員。我與他約見時，已經知道他患了腦退化症，不少人亦告訴我很多人和事他都記不起來。我打電話給他相約，他對我已無印象，但當聽我道明來意後，他依然歡迎我到訪。

兩天後，天叔在門前笑容滿面地歡迎我，並開心地叫我下次探訪他時不用再帶禮物。我知道我在他當時的腦海中其實只是一名陌生人，但他依然和藹可親地相待。我問他關於他在香港業餘話劇社的故事，可是，無論我如何發問，即使他如何努力嘗試回答，但大多是重複同一番說話。我想起有人說患腦退化的人總會仍然記得自己最輝煌的事蹟，於是我跟他談李蓮英，令他譽滿香江的經典角色。這次，他回答了一點點。我記得他在我為他所作的第一個專訪中已經談過不少他演李蓮英的故事，我不想令老人家尷尬或辛苦，所以我索性放下了紙筆，然後跟他說：「天叔，不如我們一起唱《秋海棠》、《金絲雀》和《滿心歡欣見着你》吧。」

天叔的興致來了，連忙拿出唱片，叫我先讓他練習一次。我看着他聚精會神地一邊輕哼着歌詞，一邊用手在桌上打着拍子。即使他的疾病令他失去記憶力，他亦知道那不是一個正式的演出，他依舊認真地對待自己每次的表演，其專業精神真令我敬佩。練好了，他唱了他那三首代表作，又再與我合唱。我知道天叔不會記得那個下午，可是，那卻是一段令我畢生難忘的時刻。